

月滿樓文集

月滿樓文集卷六

元和顧宗泰景嶽

受業王麟書編輯

論

管仲論

五伯莫盛於齊桓。而管仲特爲之佐。學者徒以其羞稱於聖門。黜其權謀功利。幾與申韓斯鞅輩等。嗚呼。是何責仲之深。而不究論仲之功烈也。夫王迹旣熄。士不能爲王者之治。隨其才分。亦足以有濟於天下。竊嘗讀管子書。而嘆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得周公之遺意。以通。

其變而濟其窮者則莫善於管子何則管子之言曰以時爲寶以政爲儀又曰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使其一意變更而不師古意以救時政則又奚取管子亦能因時而已矣周公周禮一書法制之綱繆文章之詳盡諸所經畫悉利人民法雖密而天下安之管子知桓公之時非先王之時因審周公之舊法善用其意而變通之今讀其牧民立政乘馬幼官諸篇大抵不離於周官而亦不泥於周官如軌里連鄉卽伍兩卒旅之遺也因罰備用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卽賓興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卽園府之舊章

也。至飾四維。固六親。論心術。白心不可概絕於聖人之道。徒執拘儒之論。以繩之。豈知其救天下之心哉。且管子非心知周公之法之善。而必欲變而通之也。彼亦知非吾道。雖利不取。而時之所趨。不得不爲之救。使管子不知時而沾沾然守先王之約束。區區海東之齊。富強難矣。安能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衛周天子以匡天下哉。然則周官者。周公之所以王。而師周官以變通者。管子之所以伯也。昔蘇子瞻譏仲變周官之法。顧仲之意。固異于周公。而仲之用法。非盡悖於周公也。宋儒睥睨三代。而獨心折於諸葛孔明。乃孔明猶以管仲

自比。非仲不詭於聖人。則又奚足取焉。後世不讀管子書。而概絕之於周公之道。又豈孔子歎如其仁之旨哉。爛熟管子一書。以善法周官。因時變通立論。獨有卓見。不似迂儒徒作詹詹小言也。至風骨健舉。更得古文之神駿。陳榕門先生。

晁錯論

漢晁錯之死。冤矣。而錯之死。不死於袁盎。而死于諸大臣。不死于諸大臣。而死于帝。并不死于帝。而卽死于錯。蘇氏亦知錯有以自取。而歸于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一計。固也。是卽廷臣劾錯之說也。而吾以爲未知錯得禍之原。方其銳意爲國。謀弱山東諸侯。乃漢萬世之利。諸侯並起。誅錯爲名。天子一旦信讒。竟戮錯以謝天下。夫賈誼亦主衆建少力之說。錯所見同。而得禍速者。以錯不求之本原。而但以術數勝也。今夫古大臣之輔國。必本正學而知治體。以信諫。君以誠待物。以道馭天下。而

後得以濟其忠。君憂國之心。如尙術數。將爲一切刑名。法術。包藏智計。隱蓄慘刻。卒之近忌遠攻。身危難發。攫天子不可測之喜怒。雖忠奚益哉。錯習申商學。繼治尙書矣。使當傳太子時。講教胄子之道。如賈誼之以仁孝禮義。及爲內史時。不徒請問言事。刻求計畫。而能以信孚帝。縱欲削弱諸侯。處之以方。待之以變。則才不見嫉。于內。豈不交起于外。何慮袁盎諸大臣而致被戮于帝哉。乃智囊是尙。傾軋九卿。難發不收。勢孤召禍。何其殆也。且漢廷之上。漢大臣之欲誅錯也。非一人。更非一日矣。太子善錯。功臣俱不喜錯。及帝卽位。丞相奏鑿廟垣。

則申屠嘉怨竇嬰爭削支郡則竇嬰又怨迨錯欲治盎受金錢狀盎急因竇嬰以入見而帝亦忌錯遂殺錯是不獨一盎盡處心積慮而間帝以殺之當時卽自將而天子居守諸臣不又將乘機而誅錯于外哉此皆術數用而怨毒多不能固結主心自取內外之禍也故曰有正學而後忠可濟也嗚呼吳楚爲反已數十歲高帝封渾人知東南必亂斯時豈有錯削地謀哉元狩時淮南之叛且畏汲黯錯有正學以服人心叛者亦畏之而讒間無自入矣雖然錯無學而國爾忘身苟利社稷雖死不悔亦殫智竭忠者哉

錯之受禍以刑名之術而稱曰智囊則無人不欲殺錯也比蘇子論翻高一層行文曲折周詳大識大力愚爲心服

沈歸愚先生

直探智囊致禍之原惜不令蘇長公見之

王逸庵先生

李泌論

且古今來能以忠君憂國之心。立定傾扶危之績。使其主雖處骨肉危疑之際。卒得因時濟志。而不詭於天理人情。斯其爲功亦偉矣。其功偉則雖學術未盡純。不必原本乎道德。而其人已卓然爲三代後之賢大臣。唐之李泌。中興時共難臣也。幼以才敏著。與玄宗太子爲布衣交。後歷事四君。重握樞機。位列賓友。而以宰相終。識者跡其出處異人。謂得行其志。智有足觀。而不知其一生。悉憂患之中。皆以君國爲心。其裨益非淺鮮也。嗚呼。天寶之亂。鑾輿遠竄。宗社之存亡。繫於一髮耳。泌侍謀。

君國事無大小。悉意遠思。使非泌定籌掌握中。彼李光弼郭子儀輩。縱戮力同心。其功豈易如是之速成哉。光弼子儀人知其赫然奏績。不知兩京得復。泌之定計者深也。卽觀其鳳翔請策。欲塞西北。取范陽。謀略果誰及哉。且泌非徒謀略重也。其誠心愛國者。在善處人。主父子兄弟之間。而不致以艱難倉卒。遠背於大義。其奉表迎上皇也。教人主以孝。其諫建寧王事也。誠人主以慈。上屢欲建中宮。建太子。設以楊素許敬忠李林甫輩處此。奉旨惟恐後。泌獨不畏威不避怨。惻惻欵欵和順。以引君於道。往往使人主感悟泣下。豈惟才足濟志抑忠。

愛至哉。不然西內劫遷。良娣肆忌。苟無泌以左右其間。而事已較然可覩矣。世之疑泌者。以旣歸衡山。不當復出。卒無所表見。旣就觀察判官之除。下喬入谷。爲君子惜。嗟乎。此豈真知泌者哉。方兩京初復。遽請還山。蓋其時良娣輔國。表裏肆讒。欲以一去悟君。乃飲酒同榻。深謀骨肉。至反覆數百言而不悟。此不得已而去也。後之出也。亦其惓惓憂國。終始不忘。非不安義命者比也。德宗欲廢太子而立舒王。流涕嗚咽甚。以家族相保。後上悔悟。開延英殿而聽之。使非泌惻怛感君。安知貞元無建寧王事哉。識者譏其無所表見。吾不知舍人倫之大。

社稷之重。更何所表見也。泌嘗言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是出處爲君國也。非爲己也。而君子何惜之有。至以泌好談神仙。詭誕爲世所輕。夫顏魯公亦雜二氏學。然立身事主。公忠戮力。世未嘗以此少之。而何獨苛於泌哉。泌之學術。固不盡出於至醇。輸錢大盈。舍贊舉參。一二事誠不必曲爲之護。然一生厯憂患中。獨深揆乎骨月至計。以君國爲心。而復明哲保身。盡其才爲天下用。吾故謂其功特偉也。綱目獨於泌無所譏。誠以泌爲三代後之賢宰相哉。嗚呼。如泌者。吾不惟服其智。而歎其忠不可及矣。

鄴侯之忠在保全唐家三代父子兄弟從此立論識
見甚正大直探得驪龍領下珠也筆力更直透昏背
錢香樹先生

裴行儉知人論

且士之以才華著當世者。當世往往重之。而有識者獨不取其才華。而以器識決其生平。斯其所見誠大過人矣。然既重器識。則凡競才者。當慮其修德進業之無術。至功名爵祿之能享與不能享。猶在所後焉。是衡鑒誠非易易。而要必取大者遠者。以爲論定矣。唐裴守約夙負知人鑒。其爲將帥。所引褊裨。如程務挺。張虔最等。後皆爲名將。而其所最著者。則莫如論當時四傑。朱子嘗取其論。見諸小學外篇。誠以其先器識而後文藝一語。乃士人致遠之道。足爲千古鑒。夫王楊盧路能文章。負

盛名其斐然一時者。人皆推服。李敬公尤重之。而守約獨謂其浮躁淺露。以才華爲不足重。是觀人在器識之間。誠非文章聲譽所能動之者。然謂其非享爵祿之器。并謂楊子稍沉靜。應得令長。餘以令終爲幸。識者徒以效果如其言。服其見事於未然而吾則謂徒衡士于爵祿生死間而不進律以德業。猶非論之極至者。今夫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誠所以居業也。彼四子淺露輕浮。資學不近忠信。文章不思立誠。器識非而俱不能厲德業。以有成。守約宜重以此責之。以爲士人大鑒。至爵祿之享。生死之故。應在所後焉。即使當日者。賓王不被。

誅。炯。不。終。盈。川。令。勃。與。照。隣。不。死。于。水。而。其。炫。耀。才。華。
輕。浮。淺。露。鳥。足。爲。士。林。重。哉。然。則。既。言。器。識。當。知。所。以。
養。器。識。之。原。而。其。餘。又。何。暇。論。夫。裴。守。約。決。事。每。有。前。
知。移。營。襲。金。牙。等。事。勝。筭。不。出。指。掌。間。故。其。知。人。亦。能。
去。世。俗。浮。華。之。見。以。定。人。之。生。平。然。其。論。四。傑。朱。子。取。
爲。敬。身。之。鑑。不。可。不。因。重。器。識。而。爲。進。一。解。也。然。則。文。
藝。以。器。識。爲。先。器。識。以。德。業。爲。本。庶。幾。士。人。致。遠。之。道。
也。夫。

從器識中躡進一層是所謂高處立身者用筆亦老
潔 唐裴行儉爲吏部侍郎時識進士王劇咸陽尉

蘇味道爲異日必掌銓衡至欲托以弱息時王勃楊
炯盧照隣駱賓王人皆重其文名行儉則謂士先器
識而後文藝四子浮躁淺露非享爵祿之器楊稍沉
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後皆一如其言史氏因
以知人許之夫成材之謂器明理之謂識古來文藻
有餘器識不足者如司馬相如生則竊賞卓氏死猶
封禪逢君楊雄草玄默守至于劇秦美新蔡邕曠世
逸才一旦感恩受僇才華之不能致遠者何可勝數
王楊四子猶未至于失身而德行之本固闕如也行
儉此言爲古今人才痛下針砭謂之知人固宜惟是

王勳庸人一無表見蘇味道模稜兩端諂事女主至
賀三月雪爲瑞雪固小人也而行儉決其顯榮至以
弱息爲托母乃近于卑鄙乎又其所以料四子者不
能以是非邪正判其人之高下而惟較量於窮通壽
夭之間古人中如魯三家晉六卿之富貴季次原憲
之居賤食貧顏子之不幸短折盜跖之日殺不辜而
以壽終可執行儉之說爲定論耶作者以先器識後
文章爲主專爲才人言之作翻案文字歸重德業破
其窮通壽夭之見所見極卓其作法得自蘇家諸論

沈歸愚先生

行儉于四子並非別有推測揣摩之術原以器識爲權衡所以言皆有中史稱其知人不然文藝如四子未有不以爲事業功名之可必者蓋器者器量也器小者不能受大器淺者不能容深稍過者則滿而溢矣管仲因立霸功而輒僭用非禮所以孔子不識其僭矣而謂其器小以不能容受也惟大受之君子乃曰不器不器正所以爲大器耳識者識見也識遠而後可以致遠見大則所圖必大未有見小識淺而能成遠大之業者也在四子之不能遠到無厚福王蘇之能以厚福終乃其稟賦之所成運數之所值而行

儉以四子浮躁淺露非爵祿之器獨有取于沉靜實
切中學者之病其言先器識而後文藝不但爲千古
知人論士之則學者知此可以省躬克己可以養德
立身未可反以此爲行儉病篇中議論極正大他人
於行儉概作貶詞未免深文涉於攻擊不可不知

啓門先生

老子道德流弊論

且聖人之治天下有本仁義禮樂其大端而非虛無清淨所能爲也。自倡爲虛無清淨之教。而舍乎仁義禮樂之原始。亦高世遠舉。無惡於天下。而後人師其意。而不得其輕萬物之心。乃不爲殘忍。卽用機權。不用機權。卽乘時變。一切擾世之術。俱自無爲變化中來。人輒罪後人而不知。靜極必擾。理勢使然也。老子當周之衰。著書五千餘言。言道德之意。其學以自隱爲務。其要大約以無爲自化清淨自正爲指。學儒者往往緝之。而漢世多宗其教。如孝文生衣綈衣死詔經帶。學爲恭儉也。至

曹參爲相。則極言合道與民休息。汲黯理民。則治責大指。不苛文法。若此者。皆好其言。服習其教。然止宗其澹泊清淨之意。而未大肆其輕世濟物之心。故天下猶不被其禍。且夫人有輕世之心。則視天下無不可爲。且人有濟物之心。則視天下無不可爲。而惟吾所欲爲。則舍仁義禮樂於不用。而天下由是不治。自老聃死百餘年而申不害。韓非著書。如申子二篇。孤憤五蠹。說林。說難。不下數萬餘言。大抵皆言刑名之學。其救紛糾出奇計。用權謀勝者。陳平也。其權棄取趨時若猛鷲。而以貨殖稱者。白圭也。之數人者。皆好老子乃一變道德而爲法。

術機智。若天下惟吾所欲爲。固各因其性情。而豈非老子輕世齊物之心。開之哉。夫無爲豈足以治天下者。古聖人恭已而治。其無爲也。一誠敬也。非寂寞而歸于無有也。自欲以無有治天下。謂仁義禮樂不足以治民。則廢仁義禮樂。亦不足以禍民。于是法術機智。無所畏憚。而各挾一說於天下。皆道德之意之流弊也。昔太史公老莊申韓同傳。大有微意。而白圭陳平可知。人誠明理。勢相因之故。而知徒尙靜者。必擾民。庶可進而求聖人治天下之本與。

本眉山之意。而曲達之筆力。亦縱橫排宕。入後歸本。

誠敬立論獨能透宗

周緒楚先生

守道不如守官論

天下行而宜之而確乎不易者謂之道。率乎道之常而職思其位者存乎官。不失其官卽不失其道也。舍道而官無所爲守。春秋時齊景公田于滌以弓招虞人。虞人以招非其物不往。仲尼韙之曰。守道不如守官。斯言也。左氏以爲仲尼之言也。柳子則謂非仲尼之言。吾無以易之。今夫道無往不在而無事可遣也。守官亦體道之一耳。今以道與官岐而別之。說者謂君招當往。道之常非物不往。官之制與其守道無寧守官。嗟乎。是道自道而官自官也。守官必別有道也。夫使以爲君招當往而

概謂之道。則道在乎往。卽往亦不失官。以爲非物不往而往失乎官。則不往以守官。夫豈不得謂之守道。由此觀之。是偏至之言也。君招當往爲道。君招不敢往亦道。但知當往之爲道。不知不敢往之亦爲道。而遂岐道於官。謂不如守官。豈大聖人至當不易之言哉。故曰。非仲尼之言。靈則是言也。其意竟不可以風世乎。是又不然。古今來高談理義。侈然以道自鳴。及問其身所閱。歷志所執。持于官箴。且不克守焉。而談道抑又何益。嗚呼。若此者。正不可勝道。使以不如守官一語告之。亦大足愧厲乎天下。然爲斯輩諷可也。而以爲仲尼垂後世教有

位而爲千古至當之言。則又不可總之道與官合一之理也。道措天下而無不宜。官守一道而無不當。虞人其小者也。上而爲士大夫。再上而爲公卿。其進盡忠退補過者。豈能外道以守官。夫亦官以守道而已矣。孟子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斯工不信度。是知道外無法。凡守官卽所以守道。嗚呼。觀斯言。是知不如守官一語。洵非仲尼之言矣。左氏殆借以諷當世也夫。駁去舊說。深暢柳子之說。健筆晰理。無一支詞中間一段隱借。何晏王夷甫一輩人推論於文。最爲深透。

心純則賢才輔論

且夫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人不能理也。必與賢才共理之。而此賢才者。非一人神明之用。有以爲感孚之本。則賢才終不與圖治。此取人以身而心純之爲要也。周子通書謂心純則賢才輔。其深得用賢宣化之原乎。今夫人主一人之身。御四海而應萬務。苟以獨智先天下。則精神之所及者幾何。惟經緯無窮。獨端其至粹之一心。朋從客感。無自而入。一切言貌視聽。有合於陰陽五行之德。庶幾自治其心。而卽有以孚人也。夫以渺然端處深宮。心之邪正。似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則著於外。

而莫掩大舜言惟精惟一孔子言克己復禮皆所以正
吾此心而爲出政之要卽爲得人之要也誠淵然之衷
端莊雍肅始著於家人次及於左右次達於朝廷以關
雎之德行官禮之政將攜僕奄尹皆化之而賢才之以
道合者有不同心同德而日贊襄者乎且夫賢才者佐
君以治天下而天下之本在君心固日夜願君心之清
明以端化原也能謹喜怒哀樂之節能消偏黨反側之
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必將遠小人親君子而賢才
乃得有爲有猷以直抒其學問經濟焉開導聰明之路
講求義理之歸而性量無疵可輔進於篤恭而天下平

之盛觀夫不邇不殖則一德之佐來敬勝義勝而十亂之臣至人才所由隆而天下所由理也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安望有伊周之選哉且君心之貴純也非清淨寂滅以爲純也必誠意致知以立其本體信達順以大其用以先王之訓爲可法以先王之治爲可行必致天下如三代而後已此則純王之心天下功利之談空疎之論皆屏置弗道而日所坐而論者惟與公孤卿尹圖進乎堯舜之治然則君之感孚乎賢才者此心賢才之所以輔弼乎人君者亦卽係人君之心心純可不要欺嘗觀千古治術有志於王則王假之而霸則霸卽霸者

其時亦有人才輻湊以佐功名之用。然所謂賢者非賢才者非才。大遠乎名世之生。德業聞望炳耀宇宙。此無他。君心之純雜異而人才之收效亦殊也。嗟乎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有賢才以任職。乃不待人人提耳而教也。可不純心以爲取人之本哉。

深徹千古帝王致治之原。經經緯史言之有物。用筆則雄深渾厚。辦香自在。漢人梁瑄峯先生。

月滿樓文集卷七

元和顧宗泰景嶽

受業黃焜望編輯

說

五帝之世如夏說

春夏秋冬爲天之四府而春夏乃天地之氣之最盛者也。生生長類。天地成功有生發。自有長青。誠大化之必然。而其盛莫可禦。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可知理之自無而有。自有而盛者。天以之運時。聖卽以之經世。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有

曰五帝之世如夏非深識乎大化自然之理不能爲斯言也夫邃古荒邈自混沌初闢三才聿定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彼三皇者以道冒天下而天地人乃竝建然祇爲開物之始雖制干支定三辰明政教然猶澹泊無爲淳風沕穆猶春之溫如也至五帝起而化始盛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皆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垂衣裳而治天下而大化被乾坤焉夫陰與陽遞嬗而發與育相因觀季春之月律中姑洗也而其時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勾者畢出萌者盡達已啟大夏之盛至夏自益暢茂條達焉五帝通神明之德興教

養之利。操禮樂之原。窮變通久。使民不倦。創三皇。未有之事。皆定。三皇後。必當有之事。天下丕變。中天之風。燠如。豈異天時之有夏哉。然則三皇者。得天道之元。而五帝者。協天道之亨。是知陰陽異化。而春夏皆陽氣之盛。修意則必修言也。以道則必以德也。意盡物性。必言盡物情也。道化天下。必德教天下也。意言道德性情教化。以春夏揆之一。以貫之而已。以自春至夏推之大。而化之而已。故惟尙政尙力。氣運漸降。而三皇以上稱中天。則知帝繼皇而極盛。所謂體仁長人。自嘉會合禮固無所升降於其間也。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

而下。祖三皇。必宗五帝。觀禮運大同小康之說於此。可互証。而五帝正當大道之行。德教和洽。於時爲夏。按諸天地自然之化。信不誣也。邵子理數竝精。其真明於四府之義。而心知五帝同言異教之實者哉。

貞觀四年冬書大有年說

所貴乎善治天下者在順民之性以厚民之生。不任威而溥之以德化而已矣。蓋以威則與亂同道。而民生日蹙。以德則與治同道。而民氣日充。古帝王不易民而理道治政治。澤潤生民。致天下於阜成者。由此道得也。知此可以知唐貞觀時大有年之故。夫綱目書有年者六。蕭梁後唐無足取。而海內一統。民物康阜者。獨永平開元與貞觀四年。治世亦未易易矣。太宗時。關中飢。天下蝗。繼以大水。民望治如望歲。然徵魏徵以德化。啟其君。太宗以德化治其國。不用小人言。而銳意於恤民。則天

下。何。以。致。大。稔。且。夫。三。代。之。民。之。所。以。日。安。暴。秦。之。民。之。所。以。日。困。其。效。亦。大。略。可。觀。矣。秦。用。刑。罰。故。不。再。傳。而。莫。救。三。代。仁。義。化。民。用。是。引。養。引。恬。又。安。天。下。吾。謂。太。宗。未。盡。能。躬。行。仁。義。而。其。治。民。則。深。合。仁。義。之。道。史。故。特。書。而。予。之。使。當。日。戒。志。於。封。德。彝。謂。法。律。雜。霸。足。有。爲。於。天。下。吾。恐。饑。饉。洊。至。四。海。怨。咨。轉。將。悔。不。用。魏。徵。言。也。乃。說。者。亦。羣。知。當。時。君。臣。合。志。以。致。太。平。而。獨。胡。氏。謂。魏。徵。但。知。飢。渴。易。爲。飲。食。而。不。知。振。復。人。心。嗚。呼。此。亦。未。悉。時。變。而。好。爲。苛。論。矣。今。夫。貞。觀。之。世。繼。亂。也。非。繼。治。也。承。大。亂。之。後。民。氣。愁。苦。此。時。不。思。解。倒。懸。

以瞻其生而遽欲治人心是猶治疾者不因其疾以務養其氣而驟欲其元氣之復也惟是不立威不用詐加意撫綏賑救之政以修省之心行之故得歲書豐稔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不旋踵而致效也彼胡氏猶以不知人心責之試思戶不閉糧不齎猶不可漸引於仁義之域而解民之天良乎故或責太宗未盡躬行仁義不能使天下革心蒸然從欲以進於古則可謂後所言爲無見於人心則不可嗟乎太宗卽位之初議者皆謂當獨運威權及後致豐稔有二喜一懼而房元齡猶奏閱府庫甲兵是時之臣誰以德化導君者非徵言之明太

宗行之力。豈能斗粟三錢。東海五嶺。悉被化哉。考春秋書有年大有年。皆以喜書。綱目之以大有年書。其亦予貞觀君臣能用德化治民之故也夫。

此見天人感通之理也。匹夫爲善。天必有以報之。況人君爲天之宗子。天之肖子。有以德化治民。而天不報之以豐稔者乎。建皇極而敘福錫福。此明徵也。太宗所難者。固在能從魏徵行仁義之言。尤在不惑於封德彝法律雜霸之說。見人君仁政及民。必先明君子小人之分。篇中一一詳言之。而掃去胡氏過高苛論。獨爲持平。其用筆全得蘇家三昧。

沈歸愚先生

趙充國留屯湟中班超留屯疏勒說

史書屯田凡十一。而漢宣帝神爵元年。留趙充國屯田湟中。章帝建初二年。班超留屯疏勒。此皆有功於邊者也。夫古之爲將者。惟在審時度勢。圖利於國家。非徒好大喜功。求遂一時之志者如是。則不惟以將畧勝。而以忠蓋勝。其功爲史書之所深許也。持此說以論趙與班。其是非有可得而辨者。方先零之叛。罕羌助之。迨充國以威信降罕羌。而辛武賢則請先擊罕羌。是時議者咸以先零兵盛。不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上因讓充國。充國陳其利弊。卒從充國計。先零既走。徐行驅之。罕亦不

煩兵而下。降者既多。乃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書凡三奏。卒得所請。觀其言。留屯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洞悉機宜。盡竭忠悃。不恤利害。不計身家。卒收萬全之效。非一心爲國謀者哉。當其得進兵。璽書以客諫爲不忠。而太息二策之既失。可知其留屯也。爲國家也。非專已而爲功名也。若班超未嘗不爲國家。而有時病於專以遂其志者。龜慈殺疏勒王立兜題。超間道至疏勒。縛兜題立其故王子忠。國大悅。迨後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憂恐慮後爲龜慈所滅。至於寘則王侯以下皆號泣至馬不得行。而超欲遂其本志。卻還疏勒。此雖因疏

勒之人心流涕遮道而不奉命而還以遂其喜功之隱
念何其專也觀其甫去之時兩城遂降龜慈又連兵尉
頭返則擄斬反者而尉頭破疏勒安其功不可沒也然
其自專留屯藪之充國之奏書陳愴去留爲國家計者
顧何如哉然則爲將者信乎能審時度勢圖利國家則
是也好大喜功徒遂本志則雖是亦非也綱目於充國
留屯也書曰留充國屯田湟中於班超之屯田也書曰
班超留屯疏勒書法之中有微旨焉不可知予不予之
故也夫

本是同事異志推勘處洞悉幾宜深見隱微其筆力

之透達。直如機張釋。弩有析毫中睫之能。

阮蘊村先生

郭子儀免胄見回紇不褻甲見魚朝恩說

唐之勲臣。功名稱盛者。郭子儀爲最。當代宗之世。重典兵權。天下倚其身爲安危。殆三十年。功高而主不疑。位極而人不疾。世見其勲之大。且遠。服其智勇之過人。而不知其忠精誠確。實有以感乎天下。故信可行於蠻貊。志可格於讎邪。其智勇之所全。皆忠誠之極至也。如免胄見回紇。事見於永泰元年。不褻甲見魚朝恩。事見於大歷四年。史家稱其全德所致。試綜而論之。方僕固懷恩誘回紇吐番之入寇也。虜皆飛騎。勢不可易。後懷恩道死。子儀屯兵涇陽。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之死。

爭長不睦。子儀欲乘機說回紇共擊吐蕃。遂輕虜入圍。免胄投槍而進。是時諸帥皆駭。回紇大驚。乃不惟虜不加害。講解受盟而去。魚朝恩之邀遊章敬寺也。元載恐其相結密。以不利於公告。乃一以君命爲主。不聽竟往。將士皆疑之。而子儀直以所聞告朝恩。朝恩且至撫膺流涕嗟乎。若此者皆至難格之人。而一時感激捷如桴鼓。不以威劫。不以力爭。而其事終濟。其智勇之經人哉。其實行素著。忠誠有以孚天下也。不然虜勢方盛。前逼奉天。逼邠州。皆未與輕戰。使此時不遣李光璣往說。往說矣而不見虜。見虜矣而果以鐵騎五百從。吾恐急則

生變。安能懾藥葛羅之志乎。賊勢甚衆也。以兵門無濟也。決然挺身不聽郭晞扣馬之諫。而以肝胆孚人。非智足力果以濟其篤信者不能。若夫魚朝恩一宦官耳。俾總禁兵。威傾中外。朝恩又素惡子儀。果如將士所請。衷甲以從。是變不生於魚朝恩而生於郭子儀。向者朝恩操白刃脇車駕於朝廷。且然。況子儀哉。惟不逆詐。而以天心君命爲主。知其不敢動。終以忠義感之。其處已處人俱有以自信者何如也。故曰智勇之所全皆忠誠之極至也。所以濟其忠誠者。原恃乎智與勇。而所以全其勇者。實本乎忠與誠。他日諡爲忠武。真名不虛附哉。夫

月清林三集卷一
寇虜未易服也。奸雅未易測也。乃能使敵我者胥平。疑我者終信。君子於是知子儀之功高位極。而終身顯榮。施聲後世。有由然也。彼當日宵小之讒譎百端。初何損於子儀哉。子儀不自有遠過人者哉。

全智勇處一本忠誠。立言獨居其要。其洞悉情事。達以銳氣英鋒。所謂不專緩頰。亦貴筆刀者。如是如是。
謝金園先生

月滿樓文集卷八

元和顧宗泰景嶽

受業龐士冠編輯

解辨考

甘誓六卿與周官分職解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嚴部伍之法示刑賞之
典用彰天討以服不庭趙孟所謂夏有觀扈史記所謂
有扈不服遂滅之者也其時天子親征六卿畢從蓋常
則隱於六卿變則責於方伯方伯不能討則天子征之
啟之命六卿也誠係社稷之安危而大明五行三正於

天下也。惟是六卿之說諸儒不一。而蔡傳引周禮與夏制相證。夫設官分職。國之大經。夏與周無二道。當以蔡氏傳爲正。而因得詳考周禮以核其說。夏官司馬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其法王國百里爲郊。六卿在焉。二百里爲州。六遂在焉。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卿一人。長之。每遂萬二千五百家。中大夫一人。長之。每軍萬二千五百人。六卿爲正軍。六遂爲副軍。六軍共計車千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該一萬五千人。平居則習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之。大司徒有事則各率其鄉之一軍而屬之。大司馬法制。

流通周官善政周然而夏何獨不然哉且蔡傳之以周
官證夏制也其說亦本鄭氏康成鄭氏曰三公內與王
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由其說而推之公
卽論道之三公則每鄉鄉一人卽以六鄉而分領六鄉
其爲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之六卿明甚居爲
六卿出則分掌六師故以官制言之六卿分職司馬主
兵也以兵制言之六卿並將司馬帥一也卽觀泰誓牧
誓皆呼司徒司馬司空彼之三卿卽此之六卿不可互
證哉獨李子眞謂此所謂六卿非自冢宰至司空之六
卿王之六卿別有六卿若以王朝之六卿卽當用兵之

時大司馬主軍政冢宰而下無緣亦屬於司馬林氏三
山頗難其說然考之周禮六卿六卿之外無別有所謂
六卿者以備有事出征而從王以行則其說已無所据
夫九伐掌諸司馬此設官之大經大法猶司徒施教六
卿屬之而謂冢宰而下無緣屬之司馬乎且天親征六
卿固從而空國而出恐無是理冢宰攝政居守別遣屬
帥師以屬司馬亦事之所宜然者豈必別有六卿乎甘
誓之六卿與周禮六卿之六卿考之鄭氏注合之蔡氏
傳其制之二而一也明矣竊當以是說爲定論夫唐虞
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禮六官之屬凡三百六十是周

官又倍於夏商。天官六十有二。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有二。夏官七十有六。言三百有六十。舉大數也。然其間多兼官。以三公言之。君奭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則太傅不備。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則師傅不備。公兼冢宰。周公位冢宰。是也。公兼司寇。太史司寇。蘇公是也。至如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六卿之長。而三公俟伯領之也。按周禮三公則兼卿。老六卿則兼大夫。而六軍將皆命卿。則六卿實兼六軍之將軍將。且兼之而說者謂別有六卿。豈其然哉。

御纂獨主蔡氏傳。而以六卿與六鄉之卿爲一。剖析詳

月清相公集
明折衷至當。學者有志於夏周之官制。不益昭然發矇也哉。

經術湛深。疏通官制。獨見根柢。似此可奪綺席三。
彭芝庭先生

笙詩辨

古者貴人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儀禮載鄉飲酒禮。燕禮樂皆有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以次而作。而堂上堂下之樂備。其詩歌則取二南小雅。而南陔六篇則爲笙詩焉。毛氏以爲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直以爲有聲而無辭。且辨曰。有其義者非真有亡其辭者。乃本無此之不可以不辨。今天鄉飲酒禮。燕禮。武王之時。周公所制禮也。其詩歌亦周公所定者也。吹笙以播曲。寧徒以空名寄諸雅中。而絕無義意存焉者。蓋後遭戰國及秦而亡之。而作序者存其義。則以六詩。

義與衆篇義合編故得存今試据序考之南陔孝子之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崇邱由儀皆所以頌美萬物者義固班班可考也夫序之作或以爲仲尼或以爲子夏而程子謂國史明得失之迹以爲國史要其從來也遠便非授受有原豈能明白詳言得詩之大意今觀六月詩序所言南陔六篇据義鑿鑿且篇次與儀禮所奏之次合則似難以辭不可見而非詩義而亦斥之也且朱子無從考名篇之義其說亦据儀禮鄉飲酒禮燕禮於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則曰笙曰樂曰奏而不

曰歌卽以此爲有聲無辭證然按鄉射儀禮也云奏騶虞狸首而騶虞有辭燕禮儀禮也下管新宮笙與管類也而新宮宋享昭子嘗賦之云賦亦有辭周禮有九夏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卽時邁樊遏爲韶夏卽執競渠爲納夏卽思文皆有辭然則騶虞云奏有辭新宮云管有辭九夏爲金奏有辭而南陔諸詩笙奏者無辭乎他如簫吹豳爲七月下管象爲維清國語簫詠鹿鳴三觀簫與管與簫而笙益可知矣總之歌旣樂也樂未有不有聲而無辭者卽未有不有聲與辭而無義者今夫樂者生人心者也形於言而爲聲聲與亂意應自生高下

清濁之變。變成方。謂之音。然則樂在比音。聲由辭生。有辭乃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說者謂笙有腔譜。無辭。然腔譜所以調辭。王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手彈口和。曰歌。口吹而辭奏。其中曰笙。曰樂。曰奏。辭奏其中而義該焉。小序謂有其義而無其辭。殆出無習其辭者而亡之耳。學者卽義以悟意。卽意以推亂。縱不必如東哲之補亡。而何不可得。古人制作精意哉。或謂詩三百十一篇。而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弦誦之。漢書藝文志云。凡三百五篇。王吉以三百五篇諫。龔遂亦云。誦詩三百五篇。則六篇之爲無詞明甚。然因亡其辭。故

不舉及未必其先卽無辭。況今逸詩存者尙有辭。寧列於笙詩中者。當年獨無辭耶。董氏迨有聲無詩。李氏樸有題無詩。黃氏震訓亡爲無。引西漢亡一人之獄爲證。皆朱子所本。朱子集傳深得古人精意。於此六詩亦意在辨毛序耳。學者固可据詩義而一折衷也夫。

根据小序斷爲有其義而亡其辭。識解獨超。後推論有辭乃有聲。聲無辭不成章。所見彌精也。說詩解頤正復如是。紀曉嵐先生

大宗伯典瑞祭天地辨

古者天子祭天地。自庖犧氏仰觀俯察。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以後。天地之祭由來尙矣。祭天地之時。則冬夏至日。祭天地之處。則地上圓邱。澤中方澤。春官大司樂所紀。自是定禮。鄭氏注大宗伯蒼璧黃琮及典瑞四圭兩圭之文。以爲蒼璧禮天者。禮北極。四圭祀天者。祀所感帝黃琮禮地者。禮崑崙之示。兩圭祀地者。禮神州之示。噫。謬矣。按五經通義。謂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亦曰天王大帝。亦曰太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鄭氏謂天皇帝。

在北極者。固亦可。據至感生帝與崑崙神州之說。經未
之見。則未可盡信。彼蓋信用緯書及文耀鉤所云。而以
爲四圭祀天。感生帝也。又因禹受地統書。崑崙東南
方五千里。名神州之說。而以爲禮地祀地。禮崑崙祀神
州也。夫祀天地之處。止有圓邱。方澤。不據大司樂之文。
而惑漢纖緯之書。在先儒早有疑其誕者。至其分郊以
異於邙也。別感生之禮以異於五帝也。其說以爲三王
之郊。一用夏正。彼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
夏正郊天。此說不難易緯。不知祀天在冬至日。孟春乃
祈穀祭。非郊天也。王氏昭禹解四圭祀天爲圓邱之祀。

則知彼此初無異同。若感生帝說。蓋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所謂感者。卽感此五帝以神言之。曰五帝以感其精。言之曰感生帝。別其禮而異之。何哉。嘗讀家語五帝德篇。康子問五帝名。孔子謂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爲五帝。鄭注。大宗伯文。太昊勾芒云云。按月令而言者。正合家語所稱。注。小宗伯五帝文。直以緯書當之。其謬不能爲之解矣。蒼璧黃琮俱言禮。四圭兩圭俱言祀。鄭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植璧秉圭。所謂禮也。禮在降神後。則祀又在禮之之後。或謂璧琮與四圭兩圭一祭兼用者。以此然。禮四方止有。

禮玉不言祀玉。祀日月星辰山川止有祀玉不言禮玉。何也。按大司樂云。樂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樂八變。地示皆出。可得而禮。與大宗伯言禮同。未嘗言祀而祀。可。該。況天地神之至貴。牲用犢。幣用繒。器以瓦。爵以匏。片爲之以藻。秸及蒲。剪頭不納爲藉。神席其禮尊。故禮與祀兩言之歟。四方日月星辰山川其禮少殺而互文。以見意歟。四圭兩圭有邸。鄭氏鐸曰。邸本也。邸有托宿之義。以璧爲邸。四面合琰出一圭托於是也。以琬爲邸。兩面合琰出一圭托於是也。易氏曰。璧之色蒼。琬之色黃。不應一玉可以俱成也。邸以托宿爲義。則是四青圭。

而托於蒼璧兩青圭而托於黃琮此蓋合而一之按考
工玉人之事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趙氏溥曰疏謂用
大玉中央爲璧形四面琢出四圭各二寸與鎮圭同其
璧爲邸祀地亦然圭璧五寸祀日月星辰賈疏圭璧謂
以璧爲邸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注邸謂之
抵俛其本也玉人職所言邸未嘗卽指黃琮蒼璧況禮
神之玉置之神坐事畢則藏之玉府祀神之玉燒之埋
之不復收藏二者似不可混彼陳氏祥道亦曰璧天象
也四圭邸璧以祀天琮地象也兩圭邸琮以祀地與鄭
氏易氏合爲一之說同然絕無所據存是說而未必確

爾或謂四圭兩圭於冬夏至舉大祀禮隆而玉重六器則儗天地於四方而直云禮卽覲禮加方明於壇上設六玉者是此蓋本敖氏繼公之言言敖氏謂上圭下璧與周官異者以四方之玉無所象故於天地之玉不必象也然按覲禮四方與大宗伯同而上圭下璧旣與蒼璧黃琮異則不可遽以六器爲禮方明之六玉鄭氏謂上空以蒼璧下空以黃琮而不以者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也賈疏非天地之至貴卽日月之神夫典瑞圭璧以祀日月則疏上下以日月爲有據禮自與天地不同或又謂六器次六瑞六摯當爲朝覲禮神之玉然大

宗伯建天神地示之禮圖邱方澤自有大祀似不得偏
据觀禮言之况經文既有異同六器別地與時而分祭
六玉則不別地與時而作方明以合禮此其間固自有
辨夫鄭氏之注不無近誕而其解璧琮圭璧之異當有
可採天地四方之禮諸儒聚訟久矣因卽所見而詳辨
之

遂於三禮所見入微純粹精也明辨皙也似此說經

何患聚訟

尹望山先生

析舊典於未殊通密旨於已墜鏗鏗講說皆操戈入
室從源頭體認來故經義了然直可折五鹿之角

求

月津先生集

卷ノ

漫士先生

明堂考

明堂古無定論。曰天府。曰合宮。曰衢室。曰總章。曰世室。曰重屋。名不同也。考工記以爲五室。月令以爲四堂。十二室。大戴禮以爲九室。制不符也。淳于登謂在國南三里。韓嬰謂在國南七里。字文愷又謂在國內。而泰山亦有明堂。地不一也。惟朱子明堂圖。按禮記月令以爲說。謂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說爲可從。其地則按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氏康成曰。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則据玉藻論之。國陽之說近是。而方嶽以備巡狩者。亦有蓋明堂爲王者所居。出政令。朝

諸侯之所而嚴父配天之特典。常於此行之。詩思文之篇配稷於南郊也。我將之篇配文王於明堂也。明堂周制。周公以義起之。推本文王功德於季秋成物之時。享帝而以父配焉。鄭氏謂聽朔告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孔疏仍之謬矣。要之於明堂聽政以令諸侯。則禮所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扆而立者是也。於明堂享帝以尊嚴父。則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是也。兼此而明堂之義備。至如鄭氏宗廟王寢明堂爲互言之詞。蔡邕月令章句。又謂太廟祫雍明堂異名同實。其說支離。不可爲据。

明堂之說乃見折衷入後禮經孝經精義融貫正如

殷亮說經直可重席八九

程聘三先生

依經辯舉大指獨得似此遂息衆喙

溫尹亭先生

授田考

古者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制井授田。一井九夫八家
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
畝以爲廬舍。考周禮大司徒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
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言都鄙之制也。
小司徒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鄣。四鄣爲甸。四
甸爲縣。四縣爲都。此言經土地而井牧之法也。遂人曰。
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
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此言辨野之土。以
頒田里也。昔馬氏端臨嘗謂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

所言是田肥者授之少。田瘠者授之多。如小司徒所言是口衆者授之肥。口少者授之瘠。則是二制有不同也。顧按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情農食寡。合諸周禮。又不同何也。竊嘗以周禮考之。因井授田。固有定則。邑方四里。三十六夫。授田三千六百畝。邱十六里。百四十四夫。受田萬四千四百畝。甸六十四里。五百七十六夫。受田五萬七千六百畝。由是而縣而都。可推矣。經野以九夫度地。以三等受田。以百畝此井田之大常。以大小司徒遂人之文。証以大司馬之法。固無異制。故百晦二百晦三百晦。類雖有不同。然大司馬

上地百五十畝而食者二之二則百畝也中地二百畝而食者半則百畝也下地三百畝而食者三之一則亦百畝也以所食論其實俱一夫百畝耳於是稽其受地知其可任因其可任作其徒役法皆從此出也又何疑於孟子之言歟

細按周禮指出井田之法貫串處皆精核處聚米劃沙如此明析

王自齋先生

論其實俱一夫百畝冰解的破矣由看書徹故舉此精

蔣時庵先生

車乘考

班固漢書刑法志指次兵賦俱司馬法本周制也。因井制賦。正十六井。四正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出兵車一乘。是爲乘馬法。考左氏傳。楚蔣掩庀賦篇注云。周制六十四井爲甸。出長轂一乘。我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魯用田賦注亦云然。是與司馬法合。故朱子魯頌公車千乘傳。據成方十七里。革車一乘之說。而計千乘之地。亦云三百十六里有奇。蓋一同百里。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天子則畿方千里。而百乘千乘萬乘。由此出焉。竊以爲軍賦之制定。當以司馬法。

爲斷論語道千乘之國。注馬氏包氏說兩存。包氏十井一乘。方一里者十爲一乘。方一里者百爲十乘。方十里者百其賦千乘。其意欲合王制孟子馬氏則云成出革車一乘。依周禮大司徒文與司馬法合。以周制論之。且據詩傳推之。馬氏爲長也。地官稍人掌令邛乘之政令。賈氏公彥謂四邛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故云邛乘。王氏應電以邛出馬四邛出車一乘。此鄭氏康成讀乘爲甸也。獨葉氏時禮經會元深詆鄭氏謂甸出一乘。調兵之數。兵供一乘。畜兵之法。解乘爲如字。且并謂司馬法未必周制。然車乘非邛所能供。必甸乃出車。司馬法故自

不易。甸。除山川林麓。實出賦六十四井。計五百一十二家。而出七十五人。是七家賦一兵。彼春秋作邱甲一邱賦。一甲當時以爲厲。葉氏之解。何以異乎。雖云畜備。而非盡調。然力終不支耳。至謂司馬法據地官諸公五百里。諸侯四百里之文。與孟子所云公侯百里之說不合。然先儒皆謂孟子以所食租稅言之。如後世所謂實封。周禮概以封疆言之。凡山川附庸皆在其中。則正不必拘包氏十井一乘。乃合百里之數也。詳考諸經注疏。主司馬法者多。班固所言。宜爲定論。

融貫諸經注疏主司馬法斷馬氏爲長最爲卓識作

有高於詩學而經術湛深乃爾春華秋實洵堪名世

溫允懷先生

巡狩述職考

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漢孔氏謂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蔡傳從之。周禮大行人則有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之文。故先儒疑與周官不合。于里有謂大行人有某服貢某物之語。疑爲使臣入貢。非君自朝。遂謂大行人不足據。而不知非也。周官周禮固合者也。大行人言王撫諸侯禮。歲徧存三歲徧頒五歲徧省。以至七歲九歲十有一歲俱有以撫之。十二年

三巡狩殷國是十二年巡狩之文與周官本同其六服之朝則酌年歲之差以節遠邇之期周制侯服最近歲一見而邇甸服地較遠分國較多而歲中各以時事一見而邇男采衛要地愈遠國愈多則期愈寬所以達情而便國事也其周官言五服不言六服者以要服未必如期而至故統言五服孔穎達有此說先儒俱信周禮大行人之說今合諸周官亦豈異歟至舊說謂五服只一朝巡狩明年諸侯各以方歲見是一歲空一方或一歲空一服則國有大事將誰理之不知六年中五朝皆朝以遍非必謂僅一朝也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

虞之禮也。王制五年一朝。五年一巡狩。夏殷之禮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者。周之禮也。春秋左氏傳。昭公三年。子太叔語與大行人不合。昭公十三年。叔向語與尙書周禮俱不合。是皆其時諸侯朝霸主禮。乃雜舉古制及文襄憲令。不可依據。正不必如唐孔氏以左傳揣度周官曲通其說耳。

周禮周官古制本合解經而得其通由考核精也可

開羣惑可定折衷

陸龜川先生

夫布里布考

周禮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按閭師夫布之罰。罰游食之民。不務稼穡者也。任民以九職爲本。三事爲輔。無事於九職。則罰夫布。以阨之使任職也。載師里布之罰。罰都家之長。公邑之吏。近遠郊之所授。凡任地者也。任地而都鄙郊甸中有不毛之宅。其長罰里布也。陳君舉曰。閭師罰庶民受井田者。載師罰有官職者。夫布者。夫丁之布里布者。居里之布。分著於周禮明矣。至夫家之征。鄭康成謂夫稅民稅。夫稅者。百晦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徭役也。

孟子趙岐注獨引載師之文而未及閭師。孫爽疏謂一夫所授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廛所居之地而不取里布。朱子集注因趙氏引載師。顧云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必以夫當夫家之征也。後人或誤會以夫家里布言之。未深考周禮之故耳。且朱子曰夫布之罰輕。是爲小民游手好閒不務稼穡里布之罰重。是爲世家爲亭臺池沼促卻民田。其說亦明甚矣。固不可以注未引閭師文遂以布專屬於里。至廛皆後市之廛。朱子解廛而不征及廛無夫里之布皆指市宅言。按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薛氏謂在市之屋曰廛。

在里之屋曰里鄭氏錡謂厯以居商賈之貨里以爲庶
民之居是此厯非上地夫一厯之厯也是當以集注爲
定論爾。

證據精核深於周禮一書指陳獨切足爲朱注補義
劉國三先生

於人所易舛處援經以折其衷綱振條析斯爲定論
湯茂南先生

唐宋詩源流考

詩以感人心。端世教。非僅所謂緣情綺靡也。故必得乎風雅遺意。而後可以論歷代之詩。此則存乎人之性情者。至如源流。則有可得而考焉。學者服習。每從唐詩入。宋以下弗尙。以其流於波靡也。顧欲究其源。唐實憲章八代。更有唐之所自出。若各論其精神面目。則唐與宋何妨分別觀焉。試一一詳之。夫三百降爲風騷。風騷降爲五言。爲樂府。漢魏六朝作者代出。茲不及詳。詳自唐始。蓋詩至梁陳頹靡已甚。至唐顯慶龍朔間。不振極矣。陳伯玉力掃其靡。直追曩哲。感遇諸章。漸復爾雅。使人

不見黃初自景雲至天寶爲盛唐王孟高岑信稱巨手
至李杜出而集其大成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殆天
授非人力子美沉雄激壯變動開合生平禹稷抱負流
露楮墨三家各擅其勝而元微之序杜則云上薄風騷
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
之流麗則尤江河萬古流也大歷元和間爲中唐大歷
十子外若劉長卿韋應物柳宗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
指不勝屈東坡獨推韋柳表聖稱柳在韋上然當時漸
趨薄弱韓公雄勁獨出踔厲風發欲以學問才力上掩
前人雖恢張處多變化處少而元和聖德平淮西碑之

類誠義山所謂句奇語重是亦拔萃者也晚唐亦作者
林立義山之沉博絕麗飛卿之穠纖秀逸各有面目殆
爲後勁然詩至晚唐詞句愈工而氣骨不振不免等之
自櫓焉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名西崑體梅聖俞蘇
子美起而矯之蹈厲發揚才力體格非不突過前人而
識者憾其無淵涵之趣歐陽七言古專學昌黎意言之
外猶有餘地黃山谷開江西宗派世多以蘇黃並稱然
涪翁之詩正不及子瞻子瞻胸有洪鑑金銀鉛錫皆歸
鑄鑄其筆之超曠又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韓吏部而
後又開一境元遺山歎詩到蘇黃盡然豈必律以唐人

南渡後朱子雖不藉詩名而五言冲和雅渾德人之言至當時所推者尤延之蕭東夫范致能陸務觀四家後去蕭而易以楊廷秀稱尤楊范陸世尤稱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後推第一顧其原本老杜寔有獨造境地而篇章太多前後雷同多不暇擇神完氣厚之作又十無二三。是亦貪多之患矣。他若四靈諸公方幅窘狹不足稱焉。至宋末謝臯羽啼髮集意語生新獨闢境界谷音集一卷則宋遺民詩猶有清音不染塵俗。非月泉吟社比也。康宋詩之源流如此。學者誠於宋極其變出入於三。

唐以折其衷。夫亦可以親風雅矣。雖然登山必窮其巔。導河必歸於海。觀陽關三疊。李陵錄別開之。垂老別無家別。王粲七哀開之。子昂原本阮公。左司嗣音彭澤。唐人亦有祖述。惟從博涉後。上溯乎漢魏六朝。庶有以追風雅之遺。而得性情之正也夫。

覈論源流。獨有卓見。無一雷同語。由其得於詩者深。故言之有物。沈歸愚先生

核論唐宋詩人各還面目。不爽銖黍。所造獨精。探喉而出也。入室升堂。豈坐廊廡間語。張樊川先生